

語理分析 與存在主義 的 批判

唐崇榮 著

“希望之聲”經作者同意發表此網絡版。歡迎自由下載、打印及分發。

希望之聲

<http://www.voiceofhope.com>

2000

真理是存在的嗎？

如果真理是存在的，真理在哪里？

真理是什麼？如果真理是存在的，誰可以明白真理？誰又可以講真理？

我們能明白多少？明白以後，又能講多少？講的時候，聽的又能領受多少？

這是一個大而又深的觀念問題。《聖經》說：「上帝是照着他的形像樣式造人。」所以，人是唯一有理性的活物。

你接不接受《聖經》的前提是你個人的事情，但是，世界上的哲學，沒有辦法向我們清楚交待，究竟人的理性是從哪里來的？雖然如此，每一派的哲學都要求和盼望別人講的能夠合理。

合誰的理呢？合我的理就叫合理？你從你的角度看，合你的理就是合理？你的理不一定是我的理，我的理不一定是你的理，所以中國人說：「公有公理，婆有婆理。」越講越亂，大家就認為對方豈有此理。

在哲學里面看見這樣的情形是很平常的。語理分析和存在主義的哲學彼此相對的情況是非常顯著的：存在主義認為語理分析不合理，不合整個生命的意義；而語理分析認為存在主義是故弄玄虛，根本是談論一些不重要的事。每一個人都盼望自己所下的結論是最后、也是最好的結論，但是，當他死后，其他人就把他的結論當做另外一個主題來重頭討論。香港中文大學有一位姓李的講師，寫了一本有關這樣的書，這本書的後記提到：「語言分析、語理分析是打破所有的關閉系統的最好方法。」若你先把你的方法當成最好的方法，你就把自己罩在關閉系統的里面。

語理分析是從什麼時候，從那一種思想產生出來的？語理分析乃是從實證主義開始的，從實證主義到邏輯實證主義，後來演變成語理分析。重點是說些什麼呢？凡是用語言來表達一些東西，就要選用能夠證實的，而且有意義的語言來表達，如果連這個名詞的本身都沒有意義，也是不可以知道的話，根本就不必討論了。

語理分析在其一方面是很有價值的，至少提醒每一個人用詞一定要準確，而且用詞同認知的關係要搞清楚。蘇格拉底在二千五百年前已經提過這個很重要的課題，盼望能夠對許多偉大的，重要的事情下正確的定義。事實上，無論在教會內外，有些人談一些他們根本不知道是什麼的東西。所以我們不要做一個人雲亦雲的人。我們的信仰也不能隨隨便便建立在荒謬的事情上。

我剛才提到一件事情，人是唯一有理性的活物——人有思考、認知和表達真理的本能。當我們表達真理的時候，我們可以用很多的方法來表達，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工具就是言語。

言語到底是什麼？中國人說：「言表心聲。」如果我用神學的角度來看，凡是有靈的，都會用語表達出來。語是靈的一個表達，同中國人的思想是差不多接近的。言語要把我們心靈的意念表達出來。

古希臘有一位思想家，認為表達根本是不可能的，所以他在哲學界里面提到三個定律。第一個定律：沒有東西存在；第二個定律：即使有東西存在，也不能夠表達；第三個定律：如果存在的東西是能夠被表達的，但卻不能被明白。他否定交通的可能，表達的可能。

歷史上所有的教育學，都先建立在一個假設上——交通同表達是可能的，否則就不必談教育。我們交談的時候，我的用語同你思想里面的用語，可能是不一樣的；我用語的語義，和你對同一句話的意念的觀念，也可能是不一樣。除了語法，語義，怎樣用出來可能也不一樣。所以斯賓諾沙說：「所有的爭鬥，所有的辯論，始于不同看法的人在討論同一個名詞。」換一句話說，你用的名稱，在我的觀念里面是好的，在你的觀念里面是不好的，結果引起爭執，其實我所爭的是我的觀念，你所爭的是你的觀念，觀念不同但是名詞相同。我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：當你看康德的哲學的書的時候，你看見他里面寫 essence (本質) 這個字，你看斯賓諾沙的書的時候，他也寫 essence 這個字，但康德所講的 essence 其實就是斯賓諾沙的 substance (實質)，而斯賓諾沙所講的 essence 也就是康德的 substane。 ，他們兩個人用不同的名

詞來表達同一個東西。所以當你說：「我懂了，我懂了！——康德對 essence 的看法是這樣的，斯賓諾沙的看法是那樣的。」其實你就搞錯了。

語理分析有它積極的意義，提醒我們要謹慎用語。現在我要談第二件事情：是不是語或者言就可以表達一切的真理呢？語法、語義的背后是意義的本身，意義被表達出來的時候，常常發現表達的方法同表達的可能性是有限制的。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：當你談戀愛的時候，你盡量把你的愛表達出來，如果你說：「我愛你，不相信就算了。」她馬上就算了。她如果真算了你就很麻煩了。所以你說：「我實在是愛你，我真正愛你，我從內心的最深處愛你。」什麼叫做內心的最深處？你自己都沒有去過，她問你：「你內心的深處大概幾公尺啊？」你說：「我也不知道，我只是從內心的深處表達出來」你就發現，表達是有困難的。

這樣，真理比表達真理的語言更大，表達的語言無論如何不過是設法把真理表達出來，或者我不用真理這個字，凡是真實的事情，用語言表達出來的時候，實在是受了限制。如果你什麼都用語言來決定的話，你就先把自己限定了。鄧小平先生說：「一九九七大陸收回香港，我保證五十年不變。」你們聽過這話嗎？中國共產黨統治中國到現在還沒有五十年，他憑什麼講五十年不變？連中國共產黨的政權在五十年內會不會變都不知道？他要表達一個觀念，那個觀念是比這句話更重要。

當年青人談戀愛的時候，他們會說：「我以永遠的愛愛你。」但他自己才活二十年，剛剛活二十年怎麼會用永遠的愛愛你，「任憑海枯石爛，我的愛沒有改變。」我活到今天還沒有看過海水枯干石頭爛掉，這些話沒有意義嗎？但這些話所要表達的真情是有意義的。

所以你必需先肯定，真理是比語言更大的。為這個緣故，啞巴沒有辦法講任何一句話的時候，不能說他里面沒有話。為什麼呢？里面的話外面講不出來，外面的限制不能否定里面的話的存在。

這樣，言同話是不一樣的。許多人有言無語，有的人都有語無法——好像許多人講英文沒有文法。

言、語、聲、音都不一樣，如果把整個宇宙的真理，放在語言分析的範圍里面，這是過份限制自己了。

第二個大前提，在語理分析里面，凡是不能證實的東西都是不存在的，凡是不能認知的東西，都是沒有意義的。這里先假設我們的認知已經是絕對的，所有的真理都是可以認知的。

有沒有可能我有限制呢？有沒有可能你有限制呢？當然這幾句話你還可以用語理分析的方法再去分析。

剛才我們已經提過，真理是比語言更大的。如果什麼東西都要證實它的意義和可認知才來討論的話，這當然是一個很嚴謹的科學方法，但是，請問：這個方法本身是否曾經受過科學的驗證？這個科學的方法本身，這個方法本身並沒有經過科學的驗證。連這個科學方法本身也是一種信仰，而信仰都有絕對性的成份在里面，否則你的信仰就不能成立了。

你先認為這個定律是對的——「不能證明的都不存在，凡是不能認知的都沒有意義。」你先肯定我的認知是絕對的，你先肯定我這個方法是對的，這種肯定就是一種信仰，用這種信仰同這種肯定來否定所有其他的肯定同信仰，那本身就不是科學的。所以，我盼望我們的思想會更深入，不是單單用肯定來否定的這種矛盾里面，過一個自我陶醉的生活。

一百年前，在一個科學家的會議里，史賓塞說：『我想世上沒有絕對的事，絕無絕對的事物。』講完了以後，另外一個年青的科學家站起來問：『史賓塞爵士，請問你剛才說什麼？你是不是說世上沒有什麼事情是絕對的？』『是，是沒有絕對的事。我是這麼說。』『你是不是相信你自己的這句話呢？』『我相信我所說過的話。』『你絕對相信你所說的？你絕對相信，沒有絕對的事情嗎？如果沒有絕對的事情，連你這個相信也是不絕對吧？』

所以，語理分析盼望把一切形上學的觀念都否定，以建立一個只有物質世界觀的哲學體系。其實，這整個信仰的前提也在形上學的範圍里面。

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：有一張地圖，上面寫着「最完整的新加坡地圖」，你把里面所有的地名都背了，你就認為你是認識新加坡地理最完整的人，因為你的資料是從最完整的新加坡地圖來的。現在有一個人來了，你問他：『你住在哪里？』他說：『我住在義順。』你說：『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』這句話是可以證明的，在你的最完整的新加坡地圖里面，有這樣一個地名，所以你相信他的話是對的。現在另外一個人來了，你問他：『你住在哪里？』他說：『我住在盛港。』你說：『這個盛港，我好像沒有印象。』當你查你那幅最完整的新加坡地圖，竟然查不到，你就說：『你說謊，這個地方根本不存在。』我問你，這個看法對不對呢？在你那最完整的新加坡地圖里面，能夠驗證的，就有意義，不能驗證的就沒有意義？你知道不知道，新加坡真有一個地方叫盛港，因為是未來的發展區，所以最完整的新加坡地圖還沒有把它放進去。

我們談關於上帝的信仰的問題，關於生命的意義的問題，這是很大很大的事情。我舉的這個例子，意思就是說：你所說的能夠印證的，能夠驗證的東西，到底本身是有限的，而且這方法本身還沒有真正驗證過。任何一種不能被印證的都不存在，這個理論本身還沒有被印證，這是我對語理分析的一些看法。

我現在再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，貝多芬的第五交響樂是歷史上很偉大的音樂作品之一，但我認為貝多芬最偉大的成就，不是從第五交響樂開始，而是從第三交響樂開始。第三交響樂是分化歷史的交響樂，將音樂的歷史分成兩個時代。當你分析第三交響樂后，可以說你是貝多芬第三交響樂的專家了。你把貝多芬的音樂分析得清清楚楚，寫了一篇博士論文，但是，這樣的知識並不保證你會作一首如第三交響樂一樣偉大的樂章。

「道」可以被分析出來變成理，理可以用言表達，道大于理，理大于言，為這個緣故，老子說：「道可道，非常道。名可名，非常名。」因此，語言的本身是非常有限的。

我們現在提到，上帝的道啟示下來，變成語言的時候，這不是在物質的世界所能完全明白的。自從邏輯實證主義盛行后，他們就盼望從形而上學進到知識論的里面，再從知識論進到分析論里面，他們認為這是人類的進步。

其實，每一門哲學都有一個大前提，這個大前提認為：凡是不在物質界的都不存在。但我提醒你，連這種結論本身也不是物質界的。

接下來我們談第二派的思想：存在主義是二十世紀的另一個主流思想。嚴格來說，存在主義是始于十九世紀，從丹麥的大思想家齊克果開始的，他是一個天才，當時丹麥人都把他當做瘋子。現在我們發現他的思想影響了二十世紀許多最聰明的人，包括沙特、海德爾、卡繆……。齊克果認為哲學不能專走黑格爾的路綫。

黑格爾是近代很偉大、精細、宏博的一個思想家，他是德國唯心論的集大成者。德國的唯心論從康德開始，他足不出戶而知天下事，沒有出國留學，但不自卑，結果每一個要研究哲學的人，一定要了解康德。

康德的時代有兩個大思想體系：一個是歐洲大陸的理性主義，另外一個就是英國的經驗主義。英國是注重感觀產生經驗，感觀成為經驗和知識的來源；法國、德國同荷蘭就認為理性是知識的來源。兩派斗得很厲害。後來康德認為：這兩派都有它的啟發作用，真理不被這派壟斷，真理也不讓那派獨占，結果他就產生有批判性的哲學。他在大學教哲學幾十年以后，寫了三本很重要的書。第一本是《純理性的批判》，第二本是《實用理性的批判》，第三本是《批判的批判》，還有一本我認為也是很重要的，《只限在理性範圍里面的宗教》，康德把理性分成幾個範圍，但他把認知分成兩部份，一部份是在現象界里面，我們今天所能知道都是從現象界里面得到知識，但是我們不能否認還有一些東西不是在現象界里面，那個叫做本體界。本體界里面有三樣東西，第一樣上帝，第二樣不朽，第三樣自由，這些是在人所能知的範圍之外。人里面有道德的責任，所以我們不從純理性去知，我們要從實踐理性去知——我知道二加二等于四，這是真的，但是我也知道我應當做好事，我應當行善，這也是真的。所以康德的理性不是單單純

理性，是真正生命體驗中間的實踐理性，還有批判的理性。康德以後，留下了一個可能性給十九世紀的史賓塞同赫胥黎，什麼可能性呢？既然有那些本體界的東西，不可知的，我們不能知的，這就發展成為了不可知論。接下去的人繼續發展康德的思想，最後就在黑格爾的思想里面集大成了，黑格爾到底要表達什麼呢？（單單談黑格爾，兩個鐘頭都談不完，黑格爾差不多什麼範圍都談，藝術、哲學、建築的哲學——圖畫的哲學、音樂的哲學、宗教的哲學、神學的哲學，這個人的思想廣得不得了，他認為整個歷史是有意義的，歷史的本身就是絕對精神的自我表現（德文對精神的解釋不只是精神，也同時表達在歷史中間怎樣表現出來——從正面先表現，然後產生反面，反面以後，就變成合面，正反合，合又變成一個新正，這個就叫做辯證。其實正反合的思想，不是從黑格爾開始的，但是黑格爾用這個思想解釋歷史）。德國的唯心論到黑格爾的時候，所有都變成理性化了。慢慢的，人的個體尊嚴就失去了，人的存在的價值也失去了，連自我決定的可能也失去了。

所以，當齊克果到德國讀書的時候，讀一半就跑回家。他認為去留學聽這些老師講課，講來講去就是那一套八股，後來他就自己發揮他的思想，這個思想是什麼呢？就是存在是很重要的——每一個人要自己決定他的存在同他的意向。他反對群體埋沒個人，他要發揮個人存在的意義。生命不單單在理性里面而已，生命是活的，而且這個存在要發揮出來。

齊克果用很多的筆墨來表達另外一種思想，他反對一批一批受洗歸入教會而根本不明白信仰的人。他認為信仰同對真理的認知是主體性的，不是客體性的。所以他就發明了主體性真理——人要整個投入在你自己的信仰里面，你對真理才真的了解。

存在是什麼呢？不是在大群人中間的一份，存在是在上帝面前覺悟到你的尊嚴，也覺悟到你對他的責任，看見上帝是上帝。所以齊克果給存在下的定義是：自己單獨一人在上帝的面前，個別的、赤裸裸的敬拜，叫做存在。齊克果認為整個人的生命可以分成三個階段（你把這個存在主義之父，同邏輯實證主義之父的觀念一比時，發現同是很偉大的哲學家，即有完全不同的看法。孔德的世界歷史觀分三個階段，從神學的時期到形而上學的時期，一直到科學的時期，到實證的時期，結果凡是非物質的都不存在，人越成熟，越不要上帝，人越科學，越不要信仰，人越聰明，越不要宗教，這是孔德的思想。）——膚淺的時候，注重娛樂和感官的享受，注重美感同眼目的享受，這個叫做美學的時期。比較成熟時，生命更深入了，他就思想到做人不能隨便，做人要有道德，行為要負責任，我要怎樣決定，我要向上帝負責任，他就進到一個倫理的時期，這個叫做倫理生命的時期。當一個人更成熟的時候，他進到了更深的一層，叫做宗教的時期。齊克果整體的觀念是：膚淺的人注重物質的享受，注重世界的情欲，注重美感，注重感官；成熟的時候，注重倫理的，注重內審的、注重生活行為，最成熟的時候，就進到與上帝個別交通的時候。

這一位存在主義之父，是一個哲學家，也是一個神學家。這個存在的呼應，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，馬上轟動一時。（我們沒有機會思想第一次世界大戰怎麼樣帶來西方文化的反省）當時人類真的醒過來了，原來進化論太樂觀了，這個把人帶進墳墓里面的進化論——如果物競天擇，強者欺負弱者是對的話，那麼希特勒發動戰爭有什麼錯誤呢？這只不過是進化論的應用。許多人反醒過來了，第一次世界大戰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，許多的反醒，很多知識份子開始接受存在主義。

現在來看兩派的存在主義，一派是有神的存在主義，一派是無神的存在主義，這個是誰分的呢？這是沙特分的。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，一九四六年，他發表了一篇的論文，叫做《存在主義就是人本主義》，他說存在主義有兩派，一派是有神的，另外一派是無神的，他代表的就是無神的。這兩派的存在主義，他們相同的地方在哪里？都在講人的存在。不同的地方在哪里？一個是用人的存在面對上帝，一個是用人的存在反抗上帝。你不要以為做存在主義者就一定抵擋上帝，不是如此的。

我發現存在主義都同幾個字相關：絕對、自由、自我、焦急、虛空、真實的我，這些都是很重要的字眼。存在主義者要做一個真真實實的我，要運用絕對自由，自己創造自己前面的道路，反權威，反傳

統，自己把自己兌現出來。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字，特別是在沙特的思想里，就是虛空。

現在先稍微提到無神的存在主義——我存在，我就要絕對化我的存在，在絕對化我存在的過程中間，有一個過程，就是虛無化別人，到最后，我這個存在要變成不存在，所以存在的結局變成虛空。

存在是什麼？是面向死亡的存在，面向虛空的存在，這樣人就被虛空所吞滅了。虛空要吞滅存在，存在要面對虛空，人是沒有盼望的。這一種存在主義，帶來悲觀，帶來價值的否定，帶來沒有道德的標準，帶來對上帝的埋怨。

但是今天我們看到另外一條路，就是我要做一個真真實實的人。二十世紀有很多人認為，信仰上帝的時間已經過去了，都是迷信，都是根本不存在的東西。但是，我告訴你，也有做一個向上帝負責任而存在的人。很可惜，在神學界里面有兩個人，用存在主義的前提來解釋《聖經》，一個是布爾曼，另外一個是田立克，這個人用存在主義的術語把很多《聖經》的原意同解釋法曲解了。

如果存在是沒有意義的，如果存在是與上帝沒有關係的，如果我把自己絕對化，那存在主義就可能使你正在表演上帝的角色，所以無神的存在主義者，正在表演他就是上帝，這是非常危險的事情，他們不得不承認自己正面向虛空。我看了許多有關的書，我用兩句話描寫存在與虛空：存在主義將存在當作不存在來討論，討論虛空就將虛空當作存在來討論，結果將存在變成虛空，將虛空變成存在，這就是存在主義了。這不是《聖經》的思想。

我認為基督徒應當看各樣的書，思想各樣的主題，研究各種的學問，甚至可以牽涉各種不同的反對基督教的理論。我們應該將存在建立在信仰上，因為真正的存在是永恒的，真正的永恒是離不開上帝的，真正的永恒，乃是上帝所應許那永遠的生命。你面對上帝，你面對你有上帝的形像的這個事實，你很勇敢的靠着真理來發揮你的存在，不但如此，你還可以在永恒真理的源頭里面，建立你絕對不是面向虛空的價值，做一個這樣的基督徒，是非常有意義的。

我盼望我們中間已經是基督徒的，從頭好好審察你的信仰，不但如此，從新結結實實建立你的信仰，勇敢面對各樣的挑戰，不要在避風港里面自享安全。要在暴風的中扎根，生根建立，然后你才能幫助別人。如果我們中間還不是基督徒的，我盼望你走一條追求信仰的路綫，在齊克果的思想里面，每一個時期變成另外一個時期，需要一個信心的跳越，這個信心的跳越就是你存在的一個偉大舉動。從神學的眼光來看，這需要上帝的恩典。盼望你們在人生的道路上，勇敢、謹慎、追求、思想，好好利用你的理性，千萬不要先把你的理性當作是上帝，否則，真理是會向你隱藏。

我不但提到齊克果的主體性的真理，我自己另創一個名詞，真理本身的主體性，真理本身是永遠站在主體性的。

你要明白真理，真理不被你明白的時候，還是真理。當你不明白真理的時候，你是很貧窮、很可憐的，當你明白真理的時候，並沒有給真理增加什麼。當你明白真理的時候，真理就釋放你，真理就充滿你，真理就成為你生命的内容。

主耶穌基督說：『你們必曉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。』